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母亲

(上)

〔俄〕高尔基 著
张振黎 佟德稷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部	员
一	员
二	缘
三	愿
四	猿
五	愿
六	愿
七	猿
八	猿
九	愿
十	缘
十一	缘
十二	猿
十三	缘
十四	愿
十五	猿
十六	愿
十七	愿
十八	缘
十九	猿
二十	愿
二十一	缘

二十二	员国
二十三	员原
二十四	员缘
二十五	员缘
二十六	员怨
二十七	员源
二十八	员远
二十九	员愿
第二部	员苑
一	员苑
二	员远
三	员原

第一部

—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玻璃窗上闪耀着血红的光芒。此时的工人们正从鸟笼一样的厂房里急着涌出来，像被工厂抛弃的废炉渣。他们沿着以前走过的路回家，衣服熏得乌黑，脸上也黑乎乎的，全身散发着机油的气味。

不过，他们这会儿谈话要比白天轻松了一些，甚至流露出几分的愉快，因为一天的苦役终于结束了，回到家里就可以吃晚饭和休息了。

在工人们所居住的村镇上空，弥漫着一层灰蒙蒙的油烟。每天早晨，工厂的汽笛都颤抖着发出粗暴的吼叫。工人们一听到汽笛声就像受了惊吓的蟑螂一样，慌忙从家里跑出来。

他们显然睡眠不足，疲劳的筋骨还没有得到恢复，于是就哭丧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天刚麻麻亮，周围寒气袭人。他们走在还没有铺修的街道上，朝着砖石构造的高大如鸟笼一样的厂房走过去。

工厂正等候着他们，几十只油腻的眼睛流露出冷漠和自信。工厂的灯光照亮了泥泞的道路，烂泥在工人们脚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。

睡眼惺松的工人们吵吵闹闹，不时地叫喊着，声音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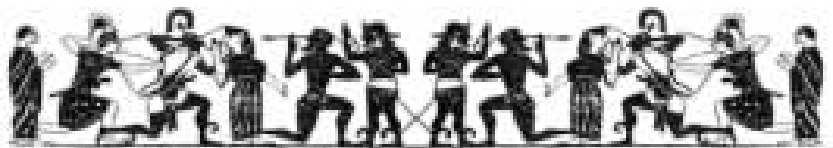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哑，不堪入耳的叫骂声穿过白云。迎面传来机器嘈杂而沉闷的轰鸣并夹杂着蒸汽的嘶叫声。乌黑的烟囱像一些粗大的木桩一样耸立在工厂上空，远看过去显得阴森恐怖。

一天的时光就这样在工人的劳役中流走；机器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从工人們的筋骨中榨取他们的时间和精力；这一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生活当中消失了。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。但是，在这些工人们看来，眼下还能享受休息，还能到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去消遣消遣，也就感到志得意满了。节假日，人们往往要睡到十来点钟。起床后，上了年纪的人和结了婚的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教堂去做午祷。每逢这个时候，他们免不了要责骂一些年轻人对宗教毫不介意。做完午祷后回到家，吃点馅饼，然后又躺下睡觉，一直睡到太阳下山。由于长年累月的疲劳，人们的胃口非常坏。为了开胃，他们就经常喝酒，以烈性伏特加来刺激食欲。一到傍晚，人们就会懒懒散散地上街闲逛。有雨鞋的人就会穿上雨鞋，尽管天气干燥；有雨伞的人也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雨伞，尽管天气晴朗。

在街头碰面，工人们依旧要谈论工厂里的事，比如，机器如何啦，工头如何啦等等，提起工头免不了要咒骂一通。总之，他们的言谈和思想都没有离开过做工。

单调的生活既枯燥又无味，人们很少转动脑筋，迟钝的头脑有时也会有零星的火花出现。回到家里同妻子吵架时，常常动手打人，从来也不吝惜拳脚。小伙子们喜欢到酒馆里去消磨时间，或者轮流到各家去举办晚会，拉着手风琴，唱起淫秽的歌曲，跳舞、言语下流、酗酒无度。

疲劳的人是很容易喝醉的。只要喝醉了酒，聚积在胸中



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就沸腾起来，然后寻找机会发泄一番。

这时，他们就会抓住每个机会来发泄这种无名之火，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架斗殴，像凶猛的野兽一样拼命厮打。所以，这里时常会发生流血事件，有时把人打成残废，甚至闹出人命案子来。人们往往会彼此存有戒心，互相仇视，这种情绪根深蒂固，好像无法恢复疲劳一样，难以消除。人们生来就带有这种病态心理，并代代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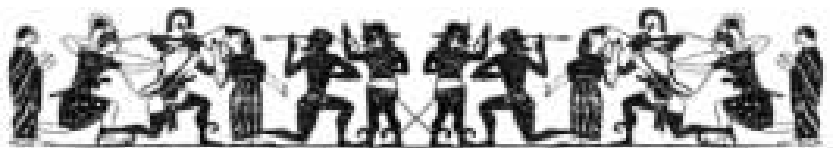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扭曲的灵魂像黑影一样伴随他们一生，一直陪着他们进入死穴。人们在这种心理的怂恿下，于一生当中盲目地干出种种愚蠢的事情，表现出无谓的残酷。

在节日的晚上，年轻的小伙子们很晚才回家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了，满身污泥，脸上还带着伤痕，却还幸灾乐祸，吹嘘自己用怎样的拳头教训同伴。

有的被人侮辱，心里窝着一团火；有的受了委屈，泪眼汪汪；有的喝得醉醺醺的，一副很凄惨的样子，看上去让人不舒服。有时，他们是被父母拖回家的。

父母在临街的围墙下或酒馆里找到自己烂醉如泥的儿子，给他一顿臭骂和拳头之后，再把他拖回家去，再多少给他一点关心，让其好好地睡上一觉，因为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当工厂的汽笛声在空中吼叫时，还要叫醒他去上班。父母要是打骂起孩子来都是很狠毒的，但年轻人酗酒打架在长辈看起来都不足为奇，因为父辈在年轻时也酗酒打架，挨父母打骂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生活像一条浑浊的河流平静而缓缓地流向远方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人们总是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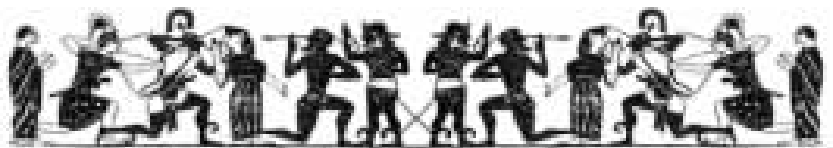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泥于那些牢不可破的陈规旧习，每天的行为思想总还是那一套。谁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生活。偶尔也会有些外地人来到这个镇上。起初是因为他们的初来乍到而颇为引人注目，此外，他们谈到以前做工的地方时，也会使当地人产生一丝表面的好奇。过久了，也不觉得外地人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也就很少留心他们了，因为从这些外来人的言语中人们了解到：天下所有的工人都是这样过日子。既然都是这样，就没有什么可谈论的了。不过，有时外来人也会说一些在镇上没有听说过的事情。当地人不愿与他们争论，只是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到疑惑。有些伤盲目地发起火来，其余人隐约地感到恐惧，还有一些人忐忑不安，心头浮起一丝希望的影子。于是他们喝酒喝得比以前更凶了，大概是为了摆脱那种多余的慌乱与不安吧！如果发现外来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时候，镇上的人就会对他另眼相看而且过了很久都还记着他。当地人总是对外来人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感觉，时不时地提防着他们，好像很害怕外来人来搅乱他们这种既单调、沉重又平静的生活秩序一样。

对于这种沉重压迫始终如一的生活，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发生任何好的变化，认为这样只会加重压迫。

一旦外来人说到新鲜奇怪的事的时候，当地人就会不声不响地走开。这样，外来人也就只好悄悄地离开，再到别的地方流浪去。即使是留在工厂里的外来人也会拒绝与人来往，甚至干脆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单调……就这样，不到五十年，人们便自然地死去。

— 源 —



二

密哈依尔·弗拉索福就是这村中的一员。

他是个出色的钳工，满脸都是胡子，脸上总是一种愁苦的表情，两道浓浓的眉宇下面是一双又细又小的眼睛，这眼睛常常会流露出疑虑、凶狠、冷酷的神情。

在镇子上，他是一位大力士。他对上司一向都粗暴无礼，所以他的薪水要比其他人低得多。只要一到节假日，大家都躲着他，因为这时他会随便抓一个人痛打一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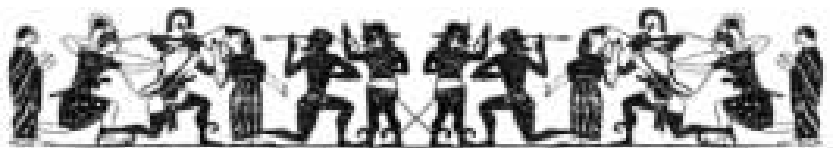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很怕他，有时也想揍他一顿，但都没有得手。当弗拉索福发觉有人要袭击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连忙抓起石头、木板或者铁棍，叉开腿站在那里等对方向他扑来。这时，他的样子会很恐怖：从细小的眼睛下面到脖子上长满乌黑的大胡子，胳膊上长满了浓密的黑毛，看上去真让人心惊肉跳。

可最吓人的还是他那双细小而锐利的小眼睛，像钢丝一样刺向对方。只要遇到过他的目光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野蛮人，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，打起人来毫不留情的人。“嘿，贱种，快滚开！”他总是瓮声瓮气地喊着，又大又黄的牙齿在浓密的大胡子中还闪闪发亮。人们顺溜溜地走开，嘴里还不时地骂骂咧咧。

“喂，想死的你就站出来！”结果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。

他一向不怎么说话，但是“贱种”一词却常常挂在他的嘴上。他对工厂里的上司和警察的称呼是贱种，对自己的妻子也是这个词儿。“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，贱种，裤子破啦！”

— 缘 —



在儿子巴卫尔十四岁的那年，有一次，他想把儿子的头发揪住然后拖出去。但是儿子却拿起了一把很沉重的铁锤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看你敢不敢动手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老弗拉索福问道，然后渐渐地逼近又瘦又高的儿子，像阴影移近白桦树一样。“收起你的那一套吧！”儿子说，“我再也不会怕你了……”说着他就挥起铁锤。

老弗拉索福望了望儿子，最后还是把毛茸茸的双手藏在背后，冷笑地说道：“好吧……”接着他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哎，你这贱种……”

这件事过了不久，他就对妻子说：“你以后不要再向我要钱了，就让这混小子养活你吧……”

“你这样是不是要把钱都拿去换酒喝？”妻子大着胆子问道。

“你管得着吗？贱种！我要去找个情妇的……”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找什么相好的，然而他从此便与儿子断绝了关系。一直到死，两年以来他再没有理过儿子且同他说过一句话。

老弗拉索福养了一条与他一样健壮的大披毛狗。每天上班狗都会跟着他一起走到工厂去，傍晚在工厂外等着他。

每逢节假日，老弗拉索福就要去逛一逛酒馆。他在酒馆里踱来踱去，不吭一声，眼睛总是反复打量着人们，好像在找什么人似的。

那狗总是拖着长毛大尾巴，整天同他形影相随。他喝醉酒后才肯回家，吃晚饭时，边自己吃饭同时又用自己的饭碗喂狗。他对大披毛狗倒是很好，既不打它也不骂它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抚摸过它。晚饭过后，如果妻子没有赶紧收拾桌



子，他就会掀翻桌子把盘盏摔在地上，然后拿出一瓶酒摆在面前。最后他自己靠墙坐着，闭起眼睛咧开嘴乱叫起来。其实他那是在唱歌，但他的嗓子嘶哑，听起来令人发闷。他唱歌好像是在惨叫，胡须也在颤动着，把沾在胡子上的面包屑都抖下来了。老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了一下胡子，接着又胡乱唱着。他的歌让人听不明白他到底唱了些什么，他总是把每个词儿都拉得很长，他的声音很像冬天的饿狼在嚎叫。他是一边唱歌，一边喝酒的，直到酒喝光为止。之后他就侧卧在长凳上或伏在桌上睡觉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汽笛吼叫时。他的狗也会卧在他的身边的。

老弗拉索福是得疝气病死的。他卧床四五天，全身发黑，难受得在床上打滚，两眼紧闭，牙咬得咯咯地响。他还不时地对妻子说：

“快去拿毒药把我毒死得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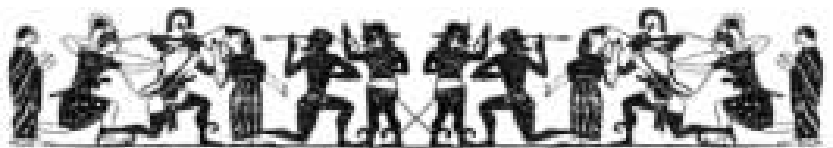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医生来看了看，给他做了一下热敷。但是医生说病人须要做手术，且当天就得住院。

“你去见鬼吧，我自己会死！……贱种！”老弗拉索福声音嘶哑地骂道。

医生走后，妻子哭着劝他去医院做手术，可他挥起拳头吓妻子说：

“要是我的病好了，以后又有你好受的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当汽笛吼叫着，工人们又要开始一天的工作时，老弗拉索福却死了。他躺在棺材里面仍然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嘴大张着，眉毛生气地竖着。他的妻子、儿子还有狗都给他送葬。参加了他的葬礼的还有已被工厂开除了的老酒鬼兼小偷达尼拉·维索甫希科夫和几个镇上的乞丐。



妻子小声地哭着，但没有哭多久，可儿子根本就没哭。出殡的时候，镇上的人看到棺材就会停下来在胸前画上一个十字架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唉，他终于死了，这回佩拉格娅要舒心了……”

还有人会说：

“死了活该，他是一个禽兽，不是人……”

棺材封上土后，人们就离开了，可是大披毛狗怎么也不肯走。它坐在坟墓上嗅了很久。几天后就被人家给打死了……

三

老弗拉索福死了还没到两个星期，巴卫尔就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喝得醉醺醺，跌跌撞撞地回到家。然后像他父亲那样，摇晃着身子走到门厅的墙角边，在桌上擂了一拳，冲着母亲喊道：

“快把饭给我拿来！”

母亲走到他身边坐下来，拥抱着他，把他的头贴在怀里。可巴卫尔却不让母亲抱着他，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大声喊：

“快点，妈妈！”

“瞧你，小傻瓜！”母亲使劲搂住他，温和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悲凄。

“我要学抽烟！快把爸爸的烟斗给我……”

巴卫尔的舌头不听使唤且含糊不清地说。

他平生第一次喝醉。此时，他感到浑身发软，但是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，脑海里突然闪着一个念头：

— 愿 —



“莫非我喝醉了？”

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难为情。母亲的眼睛显得那样悲伤，他深受感动。他心里好难受，真想放开声大哭一场，可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冲动，他还是故意装作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。

母亲边帮他整理着被汗水淋湿并蓬乱的头发，边轻声地说：

“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……”

他感到很恶心，接着就剧烈地呕吐。此后，母亲把他扶到床上，拿了一条温热的毛巾敷在他那苍白的额头上。等他稍微醒过酒来，他感觉自己像躺在浪涛中一样，身子和周围的一切都在上下摇荡。他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，眼皮也沉重得抬不起来。透过睫毛的一丝亮光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，他心里猜想着：

“也许我还没到喝酒的年龄。为什么别人喝了没事儿，我却恶心呢……”

远方，母亲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：

“如果你也成了酒鬼，以后怎么养活我……”

巴卫尔紧闭着眼睛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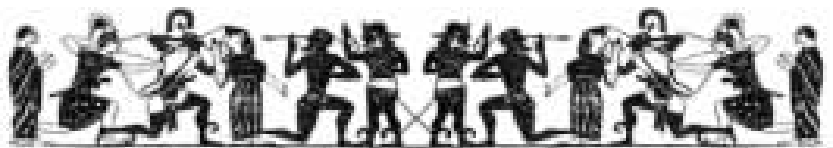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大家都喝……”

母亲长叹了一口气，是呀，儿子说得对，她心里也是明白的，人们不上酒馆，去哪儿寻找乐趣呢？但她仍然对儿子说：

“只是你不要喝酒！你要喝的都让你父亲替你喝了。我这一辈子让他害得好苦……难道你不心疼妈妈吗？”

母亲这悲凄而柔和的话，勾起巴卫尔对往事的回忆。他

— 怨 —



回想父亲在的时候，母亲没有地位，一天到晚不敢说话，到处小心翼翼地陪着，生怕挨打。在父亲死前的一段时间，巴卫尔为躲避父亲，很少在家，他和母亲疏远了。想到这些，他慢慢清醒了，两眼一直呆呆地望着母亲。

母亲，个子高高的，背有点儿驼。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丈夫的殴打，使她的身子变得很虚弱。她走路的时候步子很轻，没有响声，并且总是稍侧着身子，好像怕碰到什么东西似的。她那张椭圆形且稍微有点浮肿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。可是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却使那张脸显得和蔼生动。和镇上大多数妇女一样，她的眼睛里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情。一道深深的伤疤在右眉上横着，使眉毛稍微向上挑，看上去好像右眉要比左眉高些。这使她的面孔显得与众不同，好像总在小心谛听着什么。她的头发原本又黑又密，但如今已白发络络。从整体上看，她显得和善、悲凄、柔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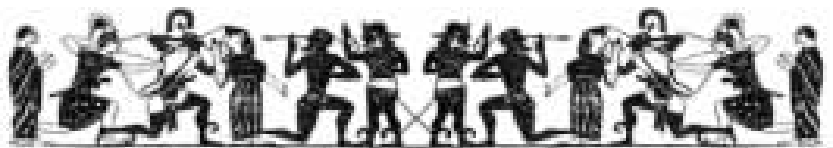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她脸上的泪水缓缓流下。

“别哭！妈妈！”儿子小声地请求道，“给我喝点水。”

“我去给你拿点冰水……”

可当母亲转身回来时，巴卫尔已睡着了。她端着白铁杯子站在床前，她的手颤抖着，冰块磕打着水杯。之后她把水杯放在桌上，静静地跪在圣像面前。玻璃窗外还不时地传来酒鬼们寻欢作乐的吵闹声。这是一个阴暗潮湿的秋夜，有人在用脏话骂人，也有人在扯着嘶哑的嗓子唱歌，中间还夹杂着风琴刺耳的尖叫声。妇女们气恼地惊叫着，声音显得疲惫而嘶哑……

在弗拉索福家的小木屋里，日子显得比以前宁静，与镇上其他人家相比显得略有不同。弗拉索福家的房子坐落在镇



子尽头，后面有一块不高的陡坡，坡下是一片沼泽地。母亲的卧房在厨房隔壁，与厨房只隔了一层薄板。这是全房子的三分之一。余下的三分二是一个正方形房间，有两扇窗户。巴卫尔的床摆在一个角落里，靠房门的墙角边有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。还有几把椅子，一个五屉橱，橱上还有一面小镜子，一只衣箱，墙上挂着一只壁钟，角落里摆着两个圣像。这就是弗拉索福家的全部家当。

巴卫尔也和别的小伙子一样喜欢赶时髦：拿着一架手风琴，穿着笔挺的衬衫，戴着漂亮的领带，还有套鞋，手杖，和同龄人一样，到处参加晚会，学会了跳加特里舞和波皮卡舞。只要到了节假日就喝得醉醺醺，跌跌撞撞地回到家，一副痛苦的样子。第二天早晨就会头痛、恶心、脸色灰白、萎靡不振。

有一天，母亲问他：

“昨天玩得怎么样，开心吗？”

巴卫尔哭丧着脸没好气地回答：

“烦死了！还不如钓鱼打猎。”

他从来都没有旷过工，也没有受过罚，总是默默地干活。他有一双像母亲那样的大眼睛，不过眼睛里露出的是不满的神色。其实他并没有去钓鱼、打猎。但是他慢慢地离开了往日的伙伴，他变了，他很少参加晚会，不再喝酒。母亲觉察到了他的变化，发现他瘦了，眉宇间有着严肃的神气，总是紧闭着嘴唇，显得很严厉。他好像有心事，在生闷气，又好像生了病，身体渐渐消瘦下来。在以前常常有伙伴来看他，可是现在他总不在家，伙伴们也就不来了。母亲发现他和别人断了来往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但是当她看到儿子躲开了



现在的生活，专心寻找自己的路时，心里又不安起来。

“巴甫鲁沙，你不舒服吗？”有时母亲会忧虑地问。

“没事儿，我很好！”巴卫尔回答。

“你瘦了！”母亲叹了口气说。

他经常拿书回来读，读完后就藏起来。有时他也会做做笔记，并且把做的笔记也藏起来……

他开始疏远母亲了。早晨，他吃了早点就去上班，中午回家吃午饭，在饭桌上聊几句，之后又不见了，一直到晚上才回家。他认真地洗脸，然后吃晚饭，看书，一直到深夜。一到节假日，他就会一早出去，直到夜里很晚才回来。母亲只知道他进城去了，说去看戏，可是城里却没有来找过他。她觉得儿子不爱说话了。她还发现儿子不再说脏话了，有时儿子的话中会夹着一些深奥的新词语。母亲更觉察到，他的举止也发生了变化：他不再讲究穿戴，更加注重整洁；他变得步履矫健、动作敏捷，仪表朴实大方，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母亲忧虑不安。巴卫尔对母亲也与以前不同：他常打扫房间，节假日自己整理床铺，总之，他懂得心疼母亲，尽量让母亲少干活。而镇上的小伙子们从不这样做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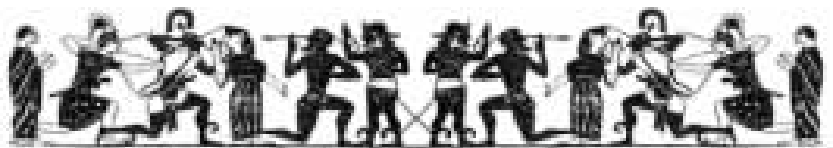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他拿了一幅画回来，把它挂在墙上。画中画得是三个行人边走边谈，脸上带着轻松愉快的表情。

“这是复活的耶稣前往以马忤斯村！”巴卫尔向母亲解释道。

母亲很喜欢这幅画，但心里却说：

“既然你这么尊敬基督，那为什么不上教堂去呢……”

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。这书架很漂亮，是一位木工朋友



替他做的。整个房间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。

他尊称母亲为“您”或“好妈妈”。有时也会很亲切地对母亲说：

“妈，我今天晚点回来，你可别担心哟……”母亲喜欢儿子的态度。从儿子的话中，她感觉到有某种严肃而又坚强的东西。

她的不安依然在加剧着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她的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并没有消除，反而更加心绪不宁。她预感儿子将发生不同寻常的事，有时她对儿子不满意，会想：

“别人都安稳地过日子，他却来个苦行修士。他太严肃。不像小伙子……”

她有时也会想：

“说不定他交女朋友了？”

可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，他几乎把全部工钱都交给母亲了。

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两年，这期间生活充满了模糊的思索和日益加剧的不安。这种古怪的生活在沉默中流逝了。

四

这天晚饭过后，巴卫尔放下窗帘，把铁灯挂在屋角的墙壁上，就坐在灯下看书。母亲收拾完餐具，小心翼翼地来到儿子身边。巴卫尔抬头望了一下母亲，目光流露出疑问。

“没什么，巴沙，我顺便看看！”母亲连忙解释说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但她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，把手洗干净，又回到儿子身边。



“我想问问你，”她小声地对儿子说，“你总是在看些什么书？”

巴卫尔把书合上。

“妈妈，你坐……”

母亲笨重地在他身边坐下，把身子挺了挺好像要聆听什么重大事件一样，全神贯注地等着。

巴卫尔没有看着母亲，只是用很严肃的口吻小声地说：

“我所看的书都是禁书，之所以称之为禁书是因为里面讲的是真理，讲我们工人的真实生活……这些书是地下偷印的，如果查到我有这种书，那是要坐牢的，但是我想知道真理，你懂吗？”

母亲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。她睁大着眼睛望着儿子，她觉得儿子已变成陌生人。他的嗓音变得浑厚有力，听来有些异样。他用手指捻着细软的胡须，异样地皱着眉毛，目光盯着屋角里的什么地方。她为儿子害怕，同时又很可怜他。

“你这是何苦呢，孩子？”母亲问道。

巴卫尔抬起头望着母亲，平静地答道：

“我想知道真理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，两眼有着固执的亮光。母亲早已觉察到儿子已投身于一项秘密且可怕的事业当中，在自己看来，人的一生就是命中注定的，她已习惯了这种命运安排。此时她心里很痛苦，不知该怎么对儿子说，只好低声抽泣起来。

“快别哭了！”巴卫尔安慰道，可母亲觉得这是道别语。“你想过没有，我们的日子舒坦过吗？以前父亲老是打你，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发泄自己的痛苦。他也很苦，但他不知

— 源 —

